

百姓收藏故事

南宋影青瓷瓜形盖盒

□刘英杰

两宋瓷器是中华瓷器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,但凡每一件两宋瓷器,都蕴含着一些精绝奇巧的制瓷工艺和其背后的精神图腾。所以,每每笔者从藏家的手中接过一件两宋名窑瓷器的时候,心中总是充满敬畏和感激。

笔者曾有幸见过一个南宋名瓷——影青瓷瓜形盖盒。行内人都知道,这种青白釉是两宋时期的典型釉彩,而其薄薄的釉层、几乎脱胎的烧制工艺使得其达到了如和田美玉般的细腻程度,透过光几可看见瓷骨,煞是惊艳。此盖盒一大一小,均为南瓜形,沿着高低起伏的瓜形条纹,外壁做出凸的棱线,小圈足。盖盒心内用篾划手法画出莲花纹,胎骨洁白,釉质细薄晶莹润泽,质感如白玉,胎体极薄,器上的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,在花纹边上,显出一点淡青色暗影,其余几乎都是白色,故又有影青、映青、隐青、罩青之名。收藏圈里的行家则统称为影青瓷。

影青瓷,即青中带白中闪青,瓷胎薄如蝉翼,触手圆润自然,虽有瓷名却有玉质。遮眼透视,仿佛可以窥见瓷胎中清白一体的瓷骨,极为珍贵。影青瓷可以称为青白瓷,但并非所有青白瓷都可称为影青瓷,影青瓷是比较珍贵的一类青白瓷。

两宋影青瓷的制作直接影响到后世对这种瓷器的传承和发扬,但是,由于诸多原因,元代影青瓷制作渐粗,已经没有了宋瓷的精细灵巧,加上烧制方法比较原始,影青瓷的成色远逊宋瓷。明清瓷器更是转向了对釉色、器型的狂热追求,对青白釉这种素色瓷器的烧制再未达到宋瓷的境界。

这两件影青瓷盖盒的瓷胎和釉色已经达到了影青的效果,故可以将其归为影青瓷一类。事实上两宋时期影青瓷造型非常丰富,主要有盘、碗、洗、盏、钵、盒、瓶、壶、罐、枕、注子、博山炉、动物、堆塑人物等。时光境迁,千载光阴流过,昔日盖盒如今成为我们追忆两宋富丽荣光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蕴藉。



南宋影青瓷瓜形盖盒



清竹黄锦地方瓶

独具风格的竹黄工艺

□陈焦利

杂项藏趣

“竹黄”又称“贴黄”,它属两度加工的艺术。艺匠们将南竹(即毛竹)去节、去青后,留下内壁竹黄,经过煮、晒、压平后,粘贴、镶嵌在木胎上,制成各种器皿、文具、古玩等,然后磨光,再在上面刻饰各种人物、山水、花鸟,以及金石纹饰,色泽光润,可谓既典雅又精致。

贴黄工艺在乾隆年间渐臻善境,尤其是宫廷使用的贴黄器物,胎骨复杂而严谨,刻饰精致而华美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仿攒竹方笔筒以黄片贴出细竹丛丛,高低参差,错落有致;双桃盒采用贴黄和染色象牙雕刻相结合的工艺;海棠式罩盒是在透雕图案的紫檀盒上镶嵌竹黄,可谓穷工极巧,夺人眼目。

贴黄以木为胎,突破了竹材为圆筒的限制,可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物,如茶叶罐、花瓶、台灯、笔筒以及台屏、挂屏等,一般的竹刻是难以比肩的。在装饰艺术上,贴黄不仅施以雕刻,而且兼融书法、绘画,并与烙画、拼嵌、彩绘、象牙雕刻等工艺巧妙结合,在象牙般色泽的黄片上,既众彩纷呈又淡雅宜人,成为独具风格的竹刻工艺品。

笔者藏有一只清后期贴黄茶叶罐,罐高8厘米,直径7.5厘米。双层,内部是木头,外面贴的是竹黄,老的纯手工簪刻工艺,精致细腻,犹如一幅漂亮的泼墨山水画。浅刻纹饰,诗意盎然——在落日余晖的意境中,看江天一色,沙鸥翔集,听橹声阵阵,渔舟唱晚,且有雅士题字:客舟何处来,歌中流声抑扬。字体古朴,不假雕饰,行笔流畅,墨色生香,让我忆起东坡笔下那一行文字:“桂棹兮兰桨,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怀,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字后加盖有红印一枚。细观整个茶叶罐,风格文雅,包浆自然,可谓古韵天成,耐耐玩味。

投稿邮箱: sai@cmh.com.cn

古玩探秘

神秘的石鼓与石鼓文

□曲水

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鼓馆内珍藏有10个先秦石鼓,此乃我国的镇国之宝。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它们分别被命名为:作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沔、田车、銮车和霏雨。尽管石鼓上残存的文字很少,但观赏者若仔细辨认,依然会发现其书法体势整肃,端庄凝重,笔力稳健,且石与诗、与字浑然一体,充满了一种远古天然的雄浑之美。相传这些文字乃周宣王太史籀的手笔,也正是因为这些刻字的存在,这批石鼓才具有了极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。

石鼓文属于秦刻石文字,是书法家们所敬重的“圆笔书”圣典。关于这些字迹的刻凿年代究竟是在秦前还是秦后,考古界至今没有定论。但学界公认一点:石鼓文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,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。这10个石鼓上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,共计七百一十八字,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,所以这些诗又被称“猎碣”。然而石鼓刻字毕竟距今年代久远,文字大多漫漶不清,残缺不全,后人所录也从无完整。北宋欧阳修录时存有465字,到了明代宁波范氏《天一阁》的藏本就只有462个字了。

石鼓乃珍稀国宝,它的传承、迁运、保存颇有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渊源。最早是唐初,有人在陕西宝鸡发现了10个花岗岩质的石墩子,形状似鼓,圆而见方,上面还有刻字。因石鼓被弃在宝鸡的陈仓云野,所以石鼓也有“陈仓十碣”的别称。自此后,这石鼓上的古文字便对我国的考古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文字学、书法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。先是唐代的杜甫、韩愈等大家为其赋诗。尤其是韩愈,他认为“安史之乱”后石鼓再现于世,极为难得,希望国子监祭酒能将它们移到太学保存起来。可这建议没被采纳。五代十国,战乱频频,待得宋朝建立,爱好历史文学的司马池(司马光之父)在担任凤翔知府时,寻回了10个石鼓中的9个。到北宋皇祐四年,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向传师以原石鼓的拓片为线索,最终在一户屠户家中,将当作米臼兼磨刀石的“作原”鼓找回。宋徽宗执掌天下后,这个艺术家皇帝自然晓得石鼓的文化价值,便下诏将石鼓运到汴京,由金匠在刻文上浇铸黄金后移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保存。然而不久金人到来,将石鼓掳去了燕京。金人不识宝,刮下鼓上的黄金后,就把这些石头扔在了一处孔庙中。直到了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清高宗命人好生保存石鼓,还令工匠做了10个“仿品石鼓”。此后,又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雨。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,后又迁往南京。抗战胜利后,石鼓回迁。1950年运回北京,至今存放在故宫之中。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66

快到4点的时候,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。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,所有人没有上过厕所。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,一直控制着喝水量,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,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
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,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,说:“上厕所得走很远,要从这个楼出去,经过几道安检门,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。总统随时都会来,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。”

那我就忍着吧。又忍了快20分钟,实在不行了,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:“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?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,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,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。”

参赞帮我过去交涉,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,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,里面带一个卫生间。好在

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,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,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。

解决了个人问题,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,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。

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,总统随时会来,但是直到四点多钟,普京还是没出现。

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,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,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。再加上收拾器材,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,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。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,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,而正常情况下,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。

即便不堵车,到机场也快8点了,还得过安检、过海关、托运行李、办手续,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,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,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。这么满打满算下来,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,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。

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只能又拖着参赞,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。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,然后反复强调: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,12点的采访,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,这事不能赖我们。今天我们无论

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,不然,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,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!

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,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,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,派一辆警车来,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,走紧急车道。

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,的确有个紧急车道,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,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,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,我说是中国国航,他笑着说:“那我管不着,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。”

我连忙争取说:“飞机的事先不说,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,一会儿放行痛快点,别为难我们。”跟“老毛子”商量这些事,一向是特难沟通的,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,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,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。

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,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,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。路彪说:“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,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,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